



1979-2008中国优秀儿童文学典藏

# 树下<sup>的</sup>我和树上的<sup>你</sup>



张国龙 主编  
张国龙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树下的我和树上的你



1979—2008中国优秀儿童文学典藏·小说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下的我和树上的你/张国龙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979~2008 中国优秀儿童文学典藏/张国龙主编)

ISBN 978-7-02-006851-7

I. 树… II. 张…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875 号

责任编辑:王永洪

责任印制:李 博

**树下的我和树上的你**

张国龙 等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710×1010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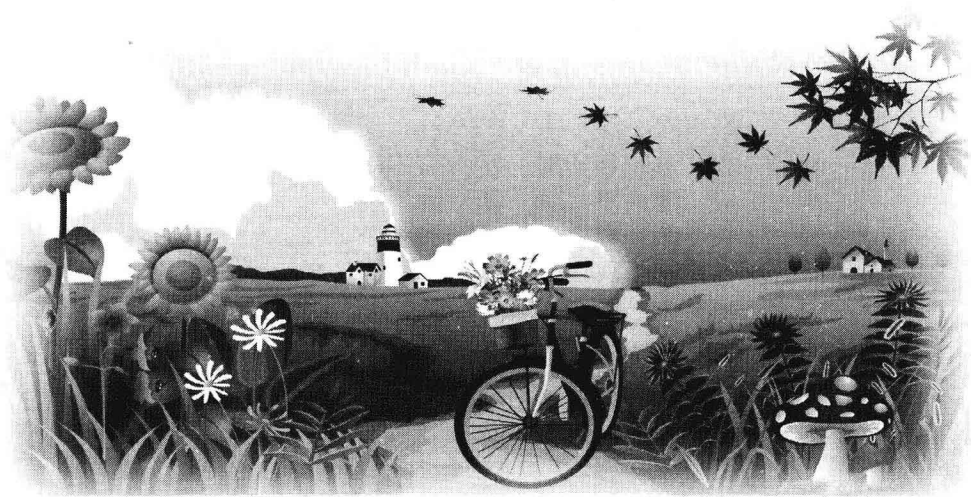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6851-7 定价 2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979—2008◎中国优秀儿童文学典藏◎小说卷

## 目录

### 上 卷 成长如蜕

没有谁能保证

一定能陪伴我们成长

有时候 我们形单影只

跋涉于那条看上去很美丽的山路

在淋漓的汗水和泪水里

站立成一道长大成人的风景

张国龙 八十里山路/1

李丽萍 选一个人去天国/15

李学斌 金色的手指/28

韩青辰 水自无言/40

董恒波 九月的小凌河川/64

张品成 盲点/72

### 中 卷 成长变奏

当花季来临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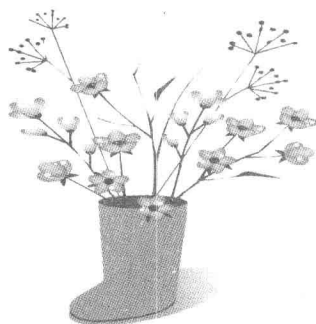
雨季不期而至

许许多多淅沥的夜晚

我们枕着花开的声音

咀嚼成长的万千郁结

千万别说“不识愁滋味”





1979—2008◎中国优秀儿童文学典藏◎小说卷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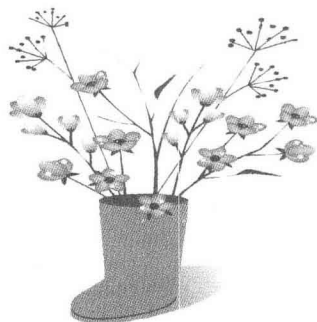
请仔细聆听那些成长的颤音

- |     |              |
|-----|--------------|
| 殷健灵 | 画框里的猫/85     |
| 三 三 | 再见，羞怯/96     |
| 许敏球 | 细雨淋湿的路上/106  |
| 伍美珍 | 来自天堂的可丽饼/118 |
| 张 洁 | 纷飞的音符/127    |
| 郁雨君 | 蓬蓬裙春天降落/142  |

### 下 卷 成长短歌

这是我成长路上的歌吟  
一首也许并不精致的短歌  
不管是否有人驻足倾听  
不管有没有掌声响起  
我始终微笑如初

- |     |           |
|-----|-----------|
| 张玉清 | 画眉/157    |
| 彭学军 | 水孩子/171   |
| 立 极 | 站在高楼上/188 |
| 曾小春 | 西去的铃铛/203 |





## 八十里山路

张国龙

### 一 午休

的确可以说是望眼欲穿，总算又熬到了周六。当校园刚刚从孱弱的晨曦中醒来，潮水般的兴奋和躁动就泛滥于各个角落——差不多每个学生的脸上都荡漾着“终于可以回家了”的喜悦。现在是正午，那被学生们诅咒为“午夜凶铃”的午休铃声虽然像催命鬼一样急促地响过了，但高一（7）班男生宿舍还浸泡在异常亢奋的喧嚣声中。那嘈杂、浑浊的嗡嗡声，绝对像被谁同时捅开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马蜂窝。

“这破学校简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根本就无理可讲，偏偏周六下午还要安排一节课，谁还有那么好的定力认真听？”“油条”扯开破锣嗓子骂骂咧咧，颇有几分“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英雄气概。他叫肖文礼，曾创下了早餐吃十八根油条的记录。因此“油条”这个绰号就理所当然非他莫属。

“瞧瞧校长那骄横霸道的熊样儿，跟‘奥楚蔑洛夫’有什么区别？教务主任活脱脱一副世界警察嘴脸，他那肚子里装的全是坏水。最可恨的是‘摩尔’，百分之百的欧洲宪兵血统！”“肚子疼”（他的真名叫“杜子腾”）以更高的分贝与“油条”相呼应。“摩尔”是化学老师，兼任高一（7）班的班主任。凡是教高中化学的老师都容易被学生称为“摩尔”。

“没法活了！没法活了！！简直就没法活了呢！！！”“米粉”扑在床上露出



泰森撕咬霍利菲尔德耳朵时的狰狞面目，一边狂暴地捶打着那无辜的枕头，一边像悍妇似的叫苦不迭。连体床被他折腾得嘎吱嘎吱一阵暴响，他下铺的九阳当然就没法睡着了。不过，九阳早就习惯了这上铺哥们儿所制造出的“地动山摇”，因此，他一直静静地躺着没吱声。“米粉”真名叫何小林，他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翻过围墙，到马路边上那家米粉店里吃一碗五毛钱的米粉。否则，他就会整夜苦苦思念那让他魂牵梦萦的香味而无法入睡。而且，他不管和谁打什么样的赌，他的赌注肯定是一碗五毛钱的米粉。因此，大家就叫他“米粉”。

“别闹了，小心让摩尔逮着了那可就有好日子过了，别说回家，就是回宿舍也休想，马克思保佑哪，但愿下午摩尔千万别拖堂！”朱时春疲倦地嘟囔着提醒大家。

“就你会装正经！”

“就你胆小怕事，掉片树叶也怕砸破了你的头！”

“逮着了又如何？老兄你尽管放心，还够不上进少管所的资格！”

大家立即把矛头对准了朱时春，七嘴八舌地围攻他。惟恐再度激起众怒，朱时春只好知趣地闭了嘴，强迫自己暂时成了聋哑人。

喧闹声此起彼伏，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好像不把窗户震破决不善罢甘休。此时，隔壁宿舍，隔壁的隔壁宿舍，还有前后排的宿舍楼里，同样沸腾着如此恣肆喧嚣的噪音，整个学生宿舍区俨然一座偌大的蜂房。

窗前那最后几片泛黄的桉树叶还在秋风中顽强而有气无力地瑟瑟着，深秋的阳光温情脉脉地穿过宿舍楼前那排排高大挺拔的桉树林，缱绻地、款款地爬进格子窗，正好倾泻在九阳的床头。他衣服都没有脱，显然没打算睡。虽然他没像大家那样聒噪，心里却跟烧着了一样。回家！回家！！再过几个小时就能回家了！！！开学快两个月了，九阳还没回过家。而且，他给伯父写了好几封信，却得不到任何回音，他一直为此忐忑不安。这也是十五岁的他头一次如此长时间离家。此刻，村前那条清澈见底的麻柳河，村后那高高的黑马山，以及蹲伏在偏岩子后的他家的木瓦房，还有失踪已三年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大伯、





大妈那忙碌、佝偻的身影，一一在九阳的脑子里闪挪腾跃。他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得了心脏病，心跳得极其不正常，眼泪都快跳出来了。

“九阳，你的东西收拾好了没？我们一下课就往车站跑！”对床的唐云平探头来兴奋地问。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九阳家住河东，唐云平家住河西。

他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好得跟亲兄弟似的。

九阳害怕唐云平发现自己流泪了，他哼哼了两声慌忙背过身，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

“瞧你这点出息，都多大了还撒猫尿？”九阳暗骂自己。他知道男子汉不该轻易流泪，但他的确控制不了眼睛里的这些他一直认为“很女人”的东西。毕竟，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他心里百感交集！

## 二 车站

简直就跟那些拙劣的导演精心设计的场景一样，当九阳等背着空空的行囊，亡命之徒似的跑到汽车站的时候，最后一班开往老林镇的班车正好呜咽着吃力地行驶到了车站的拐角处。

“等——等——”

“等——等——”

几个少年一边气喘吁吁地追赶，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然而，那辆蓬头垢面、浑身伤痕的客车根本不理睬绝望的他们，它摇晃着身子撒出一长串刺鼻的浓烟，拐过弯儿后就消失在那条环城公路上。现在，几位少年只好跟木头桩子一样直挺挺地竖在原地一动不动。即使是那些最蹩脚的作家看见他们此刻的模样，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呆若木鸡”这样的成语。

“我……！”油条拎着脏兮兮的牛皮包跺着脚咬牙切齿地叫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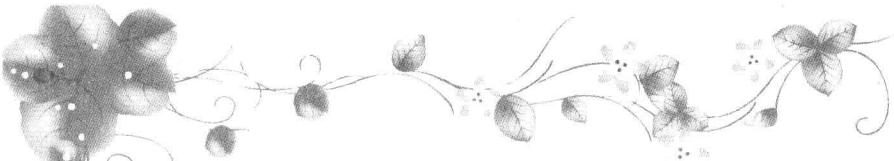
“都怪摩尔，他上辈子肯定是哑巴，一讲起课来就没完没了，哪一堂课他不拖堂？得找他想办法让咱们回家！”米粉掙着满脸滴答的汗水，气急败坏地嚷嚷。

“我可是米也没了，钱也没了，回不去了怎么搞？”唐云平低着头自言自语，蔫儿得像突然遭受严霜的茄子。

“咱们都去摩尔家蹭饭吃得了！”肚子疼吸溜着鼻子调侃。

“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有什么用？咱们干脆走回去！”九阳平静地说。他探





询地扫视着大家，目光很坚定。

“你说什么？走回去？九阳你娃脑子没毛病吧？”肚子疼歪着头竭力想把他那双小小的眯缝眼睁大一些，他惊讶地瞪着九阳，好像突然不认识了。

“就是抄近道走山路差不多也有八十里！”油条把头摇成了电风扇。

“不就是八十里吗？又不是八百里八千里！也就是一个马拉松路程，那些运动员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跑完了，我们走五个小时总可以了吧？天黑前肯定到家了！”九阳轻描淡写地说。

.....

沉默。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没人敢走？都成孬种了！才进城几天，就把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丢了？”九阳的语气里充满了鄙夷不屑，他的目光坚定而自信。

“孬种就孬种，总比打肿脸充胖子强。九阳你娃不会不知道什么叫‘螳臂当车’吧？我可不想跟着你发疯！再说，别人急着回家还情有可原，你那家回不去还不一个样？神经！走吧，都回学校去算了，我保证请大家吃米粉！”米粉嘟囔着准备扭头回学校。

“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肚子疼冲米粉的屁股擂了一拳，一脸的坏笑。他就这种痞样儿，没有正经的时候。

“都什么时候了还瞎闹？”朱时春冲肚子疼和米粉嚷嚷。

现在，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拿不定主意。九阳瞪了米粉一眼，什么也没说，便大步流星地往老林方向走去，颇有点“荆轲刺秦王”的慷慨悲壮之气。

“九阳，等等我，我跟你走！”唐云平跟上去。

“走就走，反正我家比你九阳家近！”油条说。

“我也走！我怕谁？我是最近的！”朱时春说。

“大不了就走死在路上算了！谁怕谁？”米粉也跟了上来。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肚子疼突然冲着九阳那倔强的背影，吼起了上个世纪曾流行过的一首老歌。大家都忍不住被他逗笑了，嘎嘎嘎嘎地笑成了几只鸭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嬉笑着匆匆踏上了从县城通往老林镇的漫漫回家



之路。

山路弯弯，那逶迤的八十里山路哟！

### 三 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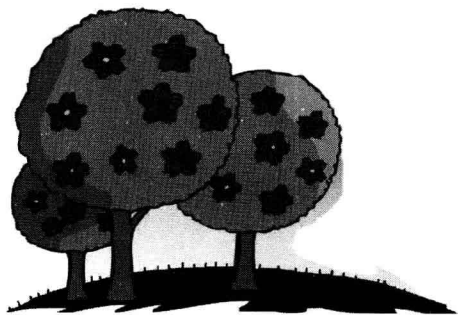
绵延的山路依旧在蜿蜒。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酒……”

说说笑笑之间，几位少年就把东升镇、济川镇甩在了身后。他们边走边唱，青春飞扬的脸上全都溢满了欢笑。

“咳，我们好比红军长征，很刺激呢！”油条说。

“我爷爷常常吹嘘他年轻的时候隔三差五就挑百十来斤稻子进城去卖，一走就是一个通宵。嘿嘿，以后我也有资本在他面前炫耀了，省得他老说我吃不得苦，只知道坐享清福！”朱时春说。



“县城可真大，老林镇顶多相当于其中的一条街！”唐云平说。

肚子疼接过话茬儿：“那还得看是和哪一条街相比了！盐市街至少有两个老林镇那么大，我写信告诉我表弟，他回信居然说我吹牛不上税，简直就没见过大世面，我懒得和他啰嗦。”

……

好像只眨眼之间的工夫，三个小时就过去了，骆市镇已经隐约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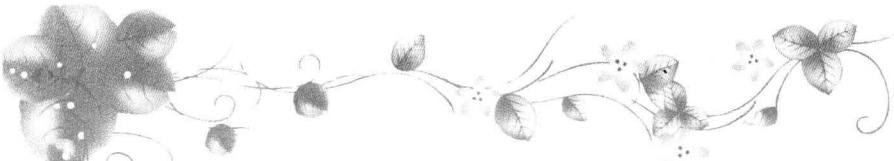
油条用酸溜溜的语气说：“城里人的日子就是过得舒服，根本就不用肩挑背扛，难怪他们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那天我见到冬瓜他爸，还以为是他哥呢，听说他爸和我老爹同岁，真是人比人要气死人！”

朱时春反驳道：“你吃饱了撑的非得要去比？都是人，还不都在穿衣吃饭，有什么好羡慕的？县城里那些人要是和北京、上海人相比，还不就是像乡巴佬？”

他的想法总是和大家不一样，别人说什么他都爱唱反调。

“呸！你这是典型的‘阿Q精神’！”





“阿Q就阿Q，人就是得有点阿Q精神，要不就没法活了！”

“算了吧，别以为自己是哲学家，装得很深刻的样子！”

朱时春就这样又成了大家口诛的靶子。

“你们都少说两句没人会以为你们是哑巴，留点精神好好赶路吧，我都快走不动了，你们嚷嚷得我心烦。哎，现在要是能吃上一碗米粉，那可就是神仙待遇了，老林镇上的米粉可没城里的香！”米粉三句话不离米粉，“我渴得要死，到骆市镇吃点喝点再走行不行？”

肚子疼冲米粉的屁股擂了一拳，高声骂道：“就你‘懒驴上磨屎尿多’！才走多少工夫就要拉稀摆带了？少废话，赶快走！”

.....

几位少年一边马不停蹄地走，一边信口开河地闲扯。只有九阳一直沉默不语，他走在最前面，像田径场上的领跑者。米粉无意间所说的那些话，像针一样扎着他的心。当然米粉哪里能够理解九阳的感受？三年前，九阳的爸爸妈妈一同去广州打工，一去就音信全无。妈妈是村里有名的美人，有关妈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言一直在村子里流淌，那是九阳心中的一块无法治愈的伤痕。传言说九阳的妈妈进城后就花了心，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九阳他爸管不住他妈，一气之下就用硫酸烧了他妈的脸。有人说九阳他爸因此就进了监狱，还有人说他们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就是没脸回家，只好在外面流浪。爸爸妈妈失踪后，九阳就变得越来越忧郁、越来越沉默寡言了。在村子里，九阳没有别的亲人，只好住在大伯家。

路还在没完没了地延伸，渐渐地，大家都开始打蔫儿了。

“九阳你娃能不能走慢点？前面又没有米粉在等着你去抢！”米粉抱怨道。

九阳没好气地回敬了他一句：“想吃米粉你就不该跟着我们回去！”

“哎，我可真不该跟着你们头脑发热，像这样走得走到啥时候？我看都非得走死不可！”

“米粉你娃再敢涣散军心小心我揍你！”

“对！揍他一个生活不能自理！”

“又没谁逼你走？现在后悔了，哪里找后悔药买去？”

.....

大家一致把矛头对准了米粉。

脚下这条蜿蜒不绝的盘山公路九曲十八弯，像系在大山臃肿的裤腰上的一





条柔韧的皮带。煦暖的阳光斜卧在满目苍黄的山腰上，像谁家晾晒的一块巨大的锦缎被单。山腰下不远处，那条清澈的黄渡河上，几叶扁舟拖着悠长的渔歌轻盈地随山体盘旋。此刻，从小桥镇那边传来了火车悠扬的汽笛声，惹得六个匆匆行走的少年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他们不约而同手搭凉棚，朝小桥镇方向张望。聆听着那渐行渐远的巨大轰鸣声，目睹那呼啸而过的庞然大物，他们蓦地浑身热血沸腾，心中油然而升腾起一种说不大清楚的敬畏感。这条刚刚竣工的铁路只通行运货货车，每天只有三四趟车经过。

“啥时候火车才能从我们家门口过呀？”

“等着吧，说不定是一百年以后呢！”

“屁话！需要等那么久吗？”

“想那么多有什么意思？还是想想啥时候也能坐一回火车吧！”

“我看最好还是想想我们还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家！”

“四个小时？”

“没准儿！别站着看稀奇了，赶快走！”

现在骆市就在眼前。

几位少年蜂拥进了一家小杂货铺，争先恐后买饮料、零食。他们本想多买点东西的，但身上都没剩下多少钱了。

“我还想喝一听可乐！”油条说。

唐云平也斜着油条揶揄道：“你都喝了三听了，留点胃口吧，喝多了不好走路的。你不会要喝十八听吧！”

“去你的，我愿意，你管得着吗？狗拿耗子你！”油条吹胡子瞪眼睛的。

走出了小店铺，大家都有点恋恋不舍。

“这哪里是人能受得了的苦？瞧瞧，我的脚底板起泡了，我走不动了！”米粉瘫坐在路边，脱了鞋，抱着脚可怜兮兮地说。

“我的腿麻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腿了！”油条跟着有气无力地说。

“别说丧气话好不好，还有一半路程要走呢！”唐云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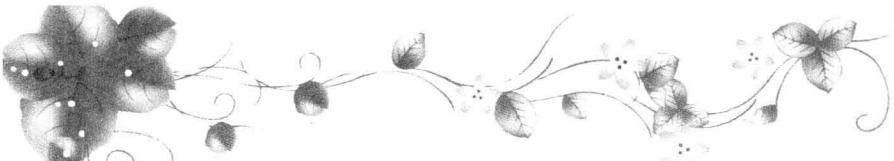
“赶快走吧，歇过了头就再也走不动了！”九阳焦急地催促大家。

太阳越来越歪斜了，快要到达山顶。

“都是九阳你娃出的馊点子！”米粉抱怨九阳说，“要不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搭便车回老林？”

“这主意不错！”油条马上响应。





“有那么巧的便车会等着拉我们？别做美梦了！”肚子疼说。

九阳已经起程了，朱时春、唐云平和肚子疼也跟着他继续走。但米粉和油条仍然坐着不动。

“哥们儿，你们可得沿着公路走，要是我们拦住了过路车，我们就招呼你们上车！”米粉和油条冲他们远去的背影喊。

远去的那几个少年都没有回头，他们不想理睬这两个可鄙的逃兵。他们那疲惫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米粉和油条目送着他们怅然若失。

米粉哼起了腾格尔的歌：“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那是我的家，我的天堂……”

油条骂道：“我……！你还有心情唱？”

“要是等不上过路车咋办？”米粉蔫蔫儿地说。

“还能咋办？就在骆市住宿呗！我……！”油条说。

#### 四 黄渡

山路弯弯，弯弯山路。

九阳依旧健步如飞地走在最前面，脑子里一片兵荒马乱。他不由自主想起了临近开学前的那个晚上，他和大伯在院子里那棵枝繁叶茂的核桃树下乘凉。

大伯躺在竹椅上摇晃着蒲扇叹息说：“九阳啊，大伯老了，没几年好活了呢！”

九阳安慰大伯：“大伯，您可别这样想，您身体还结实着呢！”

“结实什么？都上了六十岁的人了，说倒就倒了。九阳，你爸你妈也不知道咋闹的，把你扔在家里就撒手不管了。你哥（九阳的堂兄）发了好几封电报，叫我去他们那儿住，说你大妈一个人在那边憋闷呢！”

九阳的堂兄大学毕业后分到西安工作，今年春节过后就把大妈接走了。大伯本来也要走的，考虑到九阳没人照顾，就留了下来。九阳知道大伯想说什么，感到很紧张很害怕。好在大伯没有把话继续说下去。

“哎！九阳啊，你这孩子可惜了！”大伯长长地叹了口气，话中有话。

九阳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漂浮过忧郁的云翳。

大伯为什么不回信？九阳宁愿相信是邮递员没把信送到。但是，他越来越对自己所找的这个理由没有信心了。不管怎么说，大伯也该写封信问问吧？难



道大伯……九阳不敢再想下去，额头上陡然又渗出了一层冷汗，心里慌慌的。他想分散自己的思绪，于是，他回头看了看唐云平，想和他说点别的什么。

这时，朱时春气喘吁吁地说：“九阳你简直就是神行太保！你就不觉得累？”

肚子疼龇牙咧嘴地说：“像是吃兴奋剂了！我看九阳干脆去练田径得了，说不定还能拿奥运会冠军呢！”

“我又不是神仙我会不累？要是老想着累，那就没法再挪动一步了。少废话，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加紧走！”

九阳依旧没有放慢脚步。其实，他的腿也不好使了，但他坚持着。步行回家是他的倡议，他可不能打退堂鼓，而且，他的心里一直悬着，他只想马上就能到家，弄清大伯究竟是怎么回事。

唐云平也开始哼哼唧唧：“哎哟！我的腿像灌了铅……”

现在肚子疼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咬着嘴唇痛苦地说：“我的脚板肯定磨破了，可真要命！”

“挺住！坚持！前面就是黄渡镇了！”九阳说。

为了照顾肚子疼，九阳放慢了脚步。

“我现在可是知道那些运动员有多辛苦了，听说王军霞每天要跑一个马拉松，那可怎么吃得消呢？”

“我的妈！糟了！”唐云平突然尖叫了起来。

“怎么啦？”大家立即停了下来，目光都集中在唐云平身上。

唐云平垂头丧气地说：“糟了，我的鞋底断了，这可是名牌阿迪达斯！”

“还说是阿迪达斯？这就是名牌呀？我让你不要在那小摊上买你偏不听。你也不想想，五十块钱就能买一双货真价实的阿迪达斯？现在知道上当了吧？”肚子疼幸灾乐祸地说。

“假货假货假货！我才穿了一个星期！怎么就不见有人打假，等回去了我一定得找他换。”唐云平一脸的激愤。

现在，唐云平只好赤着脚走路了。九阳想把鞋脱给他穿，但唐云平脚太大





了。再说，唐云平也不好意思让九阳赤着脚走。

“嘿！唐，你可成了赤脚大仙了！”肚子疼仍然不失时机地调侃。

“要是米粉和油条搭上了过路车来接我们就好了！”朱时春看着唐云平赤脚走路的痛苦样子，忧心忡忡地说。

“还能指望那两个软蛋？他们早就在骆市住下了！”肚子疼说。

朱时春说：“我们再不能走公路了，得穿过黄渡镇，翻过十里坡就可以看见老林了。我爷爷说过走这条路至少可以近十来里呢！”

“唐，你还能不能坚持？要不你就在黄渡住一夜？”九阳关切地问。

“就我一个人？我……我……”唐云平一脸的阴云。

“我的脚板磨破了，走不动了，我留下来陪你，晚上你可得请我吃饭？”肚子疼还是没一点正经，他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

现在，四个少年汗流浹背疲惫不堪地坐在船上，渡河去黄渡镇。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从山梁上飞泻下来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上，渲染出一种凄凉的美。那老船夫头上还戴着一顶破草帽，皮肤黝黑得像非洲大陆上的土著居民。他悠闲地摇动着桨橹，好像根本没在意暮色即将降临。九阳心急如焚，他忍不住对老船夫说：“大伯，麻烦您快点划好吗？我们还得赶回老林镇呢！”

“小伙子，别着急，大伯给你唱支船歌就到对面了！”船夫慈祥地看着几个少年，突然扯开嘹亮的嗓子，嘶哑地吟唱了起来——

太阳嘿——下山坡呢你莫心焦——喂——

路呀嘛得一步一步嘛走——喂——

饭得一口一口吃嘿——喂——

船儿哟呀得一桨一桨地划——喂——

那苍凉的歌声随着有节奏的潺潺桨声在寂静的河面上一圈圈荡漾开去。此刻，苍茫的夜色渐渐垂下了帷幕，黄渡小镇那依山而建的小街上已经有灯火在闪烁。

## 五 十里坡

跳下船，四个少年急煎煎狼狈不堪地穿行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上。他们驻足在“便民旅社”前。



肚子疼说：“我本来不想当逃兵的，可是我的脚实在是不争气，走一步都钻心地疼。我不走了，就在这儿住一晚，明天一大早回家！”

唐云平皱着眉头无可奈何地说：“我这该死的鞋关键时刻就拉稀摆带了，我也没法走了，正好跟肚子疼搭伴儿！”

其实，九阳的脚也磨破了，他也感觉到走不动了，幽暗的夜色更让他感到心虚。他一边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他知道口袋里只剩下五块钱了。他机敏地也斜了一眼旅社的价目表，最便宜的铺位也得十元钱一晚。他的心头一紧，但坚持着不露声色。

这时，朱时春耷拉着脑袋说：“九阳，就住一晚吧，我也走不动了！”

九阳没想到朱时春也会跟着退却，他再一次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那五块钱，抬头看了看前方那高高的十里坡。他咬了咬嘴唇，坚定而平静地说：“你们就住这儿吧，我还行，翻过十里坡，就到家了，都走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可不愿意功亏一篑！”

九阳一扭身大步流星地向十里坡走去。唐云平赤着脚一个箭步冲过去猛地拽住了他，焦急地哀求他说：“九阳，不行啊！天黑了，你一个人走很危险！”

九阳执拗地挣脱了，继续往前走。

肚子疼气愤地骂：“九阳，你娃简直比倔驴还倔，你不要命了？你发什么神经？住一晚上又怎么了？”

九阳突然狂奔起来，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九——阳——九——阳——”

三个少年恹恹的呼喊声划过了清冷的街面，一阵山风刮过，他们都感到浑身凉飕飕的。狭窄的石级一步步迂回盘旋上了陡峭的十里坡，九阳那单薄而倔强的身影被渐渐变得黏稠的夜色吞没了。

山坳里灯火星星点点，谁家的屋顶上飘荡着乳白色的炊烟，烧柴禾的清香隐隐可闻。这是九阳终身难忘的香味，他一边走一边贪婪地吮吸着，鼻子就酸酸的了。远远近近有看家狗此起彼伏的吠叫声，那声音听起来是那样亲切，九阳总觉得那是他家阿黄的声音，精神也为之一振。四下里回旋着谁家大人在呼

